



【續上期】

我是在家吃早飯，早飯後去的。我到唐家門口不遠的地方，看見一個穿着藍色衣服，拖着辮子的姑娘，在門口閃閃一閃，然後急忙進入屋子裡。她還拖着辮子，沒有開臉，是一個姑娘。

我知道，那是杏子。

我進入親爺家，屋裡沒有人。我想，親爺、親媽、杏子的哥哥、嫂嫂都下田去做活了。

太陽升起來，天井裡的西邊牆上，晒着陽光。

從天井向裡，是三間兩廂式的房子，廳房裡是吃飯的地方，兩廂是臥房。我站在廳前門口問：

「屋裡有人嗎？」

沒有人回答，可是，我聽到西廂房裡有悉悉索索的聲音，我猜想是杏子。

「杏子，你在西廂房裡，是不是不好答應的呀！」我聲音緩和的問。

「誰呀？」她在裡面問。聲音有點顫抖。

西廂房的門關着，窗戶也關着。我走向門前，敲敲門，告訴她，

「杏子，我是甘棠莊的李文台，你知道吧？」

杏子在裡面「嗯」一聲。

「你把門打開，」我說，「我們談談。你爸爸和媽媽呢？是不是做活去了？」

「他們做活去了。」杏子在裡面說，沒有打開門。

「杏子，你把門打開，我們好說話。」

杏子沒有應，她是不開門了。

「我馬上要去學校，也沒有辦法去找你爸爸和媽媽，」她們唐家的田地，在青牛山的山下，離柳灣莊有二里多路，我也沒有時間去和他們談。我要回家打點一下，趕去學校，我沒有請假，要在晚點名之前趕回學校。

「我大哥昨天去學校通知我，說你家要打退親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，特地趕回來問問。這是你的意思，還是你父母的意思？你不好告訴我們？」

「這事情，我爸爸和媽媽不相關。」

「那麼，是你自己出的主意？」杏子沒有响，裏面靜靜的，像是沒有人。

「你出這打退親的主意，是什麼緣故？」

「聽說，你在學校生活很苦？」她開腔了，不是回答，而是問話，問的是與打退親不相關的。

「沒有什麼苦，」我想，和她談

談也好，這樣，或者探聽到她的真意，「有吃飯的大火食團，有寢室睡覺，好得很！」

「別人吃飯，到館子裡買私菜，你沒有？」

「有錢的同學才買私菜。」我說，心中奇怪，「這是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蔡家把這話傳出來。」

「不買私菜，並不是丟人的事，」我告訴杏子，「你總不是為這事打退親的吧？」

「還有洗澡——」

「是的，洗澡，蔡仰高擦背捏腳，我是洗了澡就走，你覺得我比不上他，是不是？」

杏子沒有响。

我厲聲說，「不比我在學校吃私菜、洗澡，單比在青牛山下，他們家的田地房產，打開東西北扇窗子，還看不到邊。」

我李家的田地房產，比不上蔡家的田拐角，你是覺得和我結這門親，辱沒了你，是不是？」

杏子還是沒有响。

「如果說，你們唐家覺得我辱沒了你，打退親就打退親！」我越說越氣，「不過，我告訴你，蔡家那門親，你們攀不上，何妹美遲早會嫁給他就是了。」

「你討一個有錢的千金小姐不好

！杏子突然冒一句。

「這話我懂，你是說的林蓮心。她到青牛山下來旅行，住在我家裡，這事你知道。你有一點還不知道，我現在告訴你。我知道自己的斤量，雖然同在一個學校讀書，要說和她做朋友，我不敢。至於說和她結親什麼的，只有痴子才會那樣想！」

說到這裡，我覺得自己好優，為什麼單把這錯往我身上拉，就不想想，是杏子自己心裡有鬼。

我想到這裡，猛然覺得，她的年紀大了。女孩兒思春，她要嫁人，而我現在又沒有法子娶她，她就愛上了誰。和年輕小伙子勾搭上了，顏面有關，難以見我們李家人，所以要打退親。

「你有一個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就不會沒有私菜吃，就不會不能擦背捏腳，她會貼你。」西廂房裡又拋出來這幾句。

這話，真的激怒我，我捶捶門，大聲告訴她，「杏子，我明白了，你自己心裡有鬼，才把壞事一個勁兒朝我身上推。」

你不要這樣，要打退親就打退親，不要說了！林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我告訴你，我們是什麼事都沒有的。你硬要栽，也沒有法子。千句話併成一句話，你要打退親就打退親！」

說了這句，我扭頭就走。  
我十分十分的生氣，杏子是這樣一個姑娘。

### 五

我們學校的大伙食團是在六點鐘開晚飯，六點半鐘吃完，可以自由活動一個小時。七點半上自修，九點鐘點名睡覺。

六點半鐘，林蓮心的表妹送來一封信交給門房，門房拿給我，是林蓮心寫給我的。她要我去她四姨家玩。她說，四姨不在家，打牌去了，要我來替她看門，也好讀點書。

我從家裡趕來學校，三個小時才到，我是餘怒未息。

我收到林蓮心的信，心中很高興，我本來不打算和她做朋友的。在青陽，男女做朋友，一定會蕪短流長，我怎麼能害她？

再說，我對於柳灣莊的杏子還掛在心上，我本要在做事或教書之前和她拜堂成親。現在，我決心和林蓮心做朋友，讓杏子瞧瞧，她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不要我李文台做老板，自然有人要我，我還打算娶林蓮心呢！

「你回家去？」一見面，林蓮心就問。

「是的，」我承認，「回去和柳灣莊的唐杏子，辦打退親的手續。」  
「你們的婚事破裂了？」林蓮心有點驚訝！

「我上學來的那天，柳灣莊派人到我家去打退親，大哥昨天來通知我回家去辦。他們是不願出面作主的。」

「杏子為什麼要打退親呢？」  
「我想，她是有了男人，」我憤

然說，「說不定，她——」

「她怎樣啊？」  
「不必說了！」

我回校上自修，走在路上，突然覺得寂寞，突然覺得，我打主意和林蓮心做朋友、結親，整個都錯。我應該和她沒有一點關係，甚至我不該來和她談杏子的事。

這樣，有一天，杏子明白，我和林蓮心並沒有關係，只是她與一個男人有關係，塞住她槽識我的嘴。

我又想到，林蓮心的成績也很好，又是大陽網希莊的千金大小姐，我李文台，算老幾？

星期一的一整天，班上都鬧哄哄的，因為，林蓮心沒有來上課，她請了假。

她讀六年中學，從來沒有請過假。現在，她請了假，同學們咄咄稱奇。我像他們一樣，也覺得奇怪。

「李文台，狀元，大陽網布莊未來的駙馬爺，好不好告訴我們，公主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不是狀元，也不是大陽網布莊的駙馬爺，我是李文台。你們不知道的事，李文台也不知道！」

「昨天，和林蓮心約會談些什麼，我們不知道，李文台知道。」

昨晚的事，他們也知道。每一個同學，都變成了間諜，對我嚴密監視。我的一舉一動，逃不過他們的眼睛。

「李文台，談些什麼，你可以保守秘密。告訴我們一件事，林蓮心是不是去籌備婚禮？」

他們在捕風捉影，我懶得理。這事，很快平息下去，因為，星期二以後，林蓮心來上課了。星期一生病

了，請了病假。

別人不再奇怪什麼，我却十分十分的奇怪。林蓮心以後沒有寫信約我，連看我也好像懶得看。

「這樣正好，」我心想，「這樣，使杏子知道，我和林蓮心什麼事也沒有，看她怎麼說？」

一個多月以後，林蓮心又約我了。

「我知道，你在準備畢業考試，很忙。」

「你也一樣。」

「我聽到一個消息，不得不告訴你，林蓮心緩緩地說，「這話可能使你讀書分心，但是，我還是告訴你比較好，是關於唐杏子的。」

「她有什麼事，我都不管！」

「她出家做尼姑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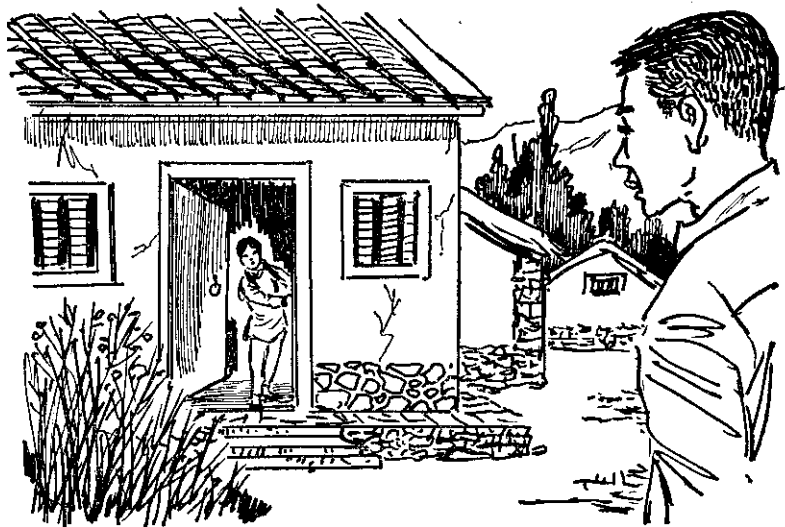
杏子做尼姑，這事使我驚愕，她怎麼不去嫁人呢？做尼姑，為什麼？

「你不要難過。」林蓮心望着我說。

「我才不會難過！」

「你臉色好難看。」

「你不要看吧，」我覺得好煩，「這事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

看見一個穿藍衣服抱着辮子的姑娘在門口一閃。

文台，你不要回去看看她？」

「不！我們已經打退親，又是她打退親，不是我，我去看她，多沒有意思。」

「她做了尼姑啊！」林蓮心又說一句，「你去看看她，她說不定會回心轉意。」

「她回心轉意？」我冷笑，「她回心轉意幹什麼？如果她說再嫁給我，我也不要她。」

「噢！」林蓮心好像有什麼心事

似的。  
「就是這樣。」我說，說得很斷絕。

第二天，林蓮心又沒有來上課，大家以為她又病了，沒有起哄。這次她去了青牛山下。

畢業考試前，有一個禮拜的溫書時間。讀了三年高中，也沒有老師願把你留下來，畢業考試考不好，大致也會畢業的，歷屆都是這樣嘛。

就怕考不上大學。我們考大學，鄉下人都說是考狀元，那狀元和我這個「狀元」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並沒有把握考上。所以，打算利用這溫書的時間，真正溫書。

其他的同學，有的要升學，有的要回去教書，高中畢業。在青陽人認為是考上了學人，都自以為了不起，買私菜、飲酒、泡澡堂子、抽煙、打牌，都幹上了。

在學校，沒有一個地方好溫書，我決定回青牛山甘棠莊去。

夏天，日長夜短，我到家時，已經是下午五點鐘，太陽還沒有落土。

這時的青牛山，和我離去時大不相同，到處都是青呼呼的一片。栽下去的晚稻也長得很好，雨水也不錯，田都灌得滿滿的，塘裡的水也是滿滿的，看來是一個好年成。

我離家還有半里路，媽媽就站在門口等我。

「我常常看對面那條大路，」媽媽曾經說過，「看看你是不是回來了。」

今天，她看見了。

「媽媽。」我叫。

「你回來了，還沒有到放假時候吧？」

「還沒有，我回來溫書的。」  
「好，進去吧！」  
「媽媽，今年看來有個好年成。」

「菩薩保佑嘛！」

我回到家，洗把臉，然後，把包袱打開。我帶的有糖，分給姪兒姪女們，還帶了針線，是給大嫂的。買了兩把蒲扇，媽媽一把，大哥一把。

「自己不用錢，省下來買這些，做什麼？」大哥回來時，說我。

「家裡蒲扇都壞了，夏天到了，用得着扇子，不買也不行。這兩把，很牢，管用兩三年。」

吃過晚飯後，我突然發覺媽媽神色不對勁，我放下書，問：

「媽媽，我回來了，你好像心裡有什麼事。什麼事，總不會不好跟兒子說吧？」

大哥和大嫂本來在說着話，我這樣一問，他們的談話也停止下來。姪兒在吵，大嫂罵着：

「再吵，我打你！」

姪兒不敢吵，整個屋子都靜下來。我知道，家裡有什麼事。我沒有再說什麼，等媽媽跟我說。

「柳灣莊杏子的事，你不知道，她——」

「杏子的事，傳到青陽縣城，也傳到學校，」我打斷媽媽的話，「我知道，她出家做尼姑了。」

「她不做尼姑了，」媽媽緩緩地告訴我，她像是怕說急了，天會坍下來，「她嫁了人。」

杏子嫁人和出家做尼姑，我都有譜，可是，真的聽說她嫁人，心中也很熬糟。這個杏子，不出我所料，她有了男人，才和我打退親的。

「她怕做老姑娘，急着嫁人，」我說，「這算不得什麼。早知道，我早就打退親，不等着她先打退親。」

「杏子本情是要出家做尼姑，後來，城裡的林姑娘來勸她，她就嫁人了。」

大嫂補充說，「城裡的林姑娘，就是來過我們家的林蓮心，你的那個女同學。」

我實在奇怪，「林蓮心甚麼時候又來的？」

「這事說來話長，」媽媽說，「我本不想說，想了想，不會有一百天黑事。反正你會知道，先說了給你吧！」

杏子做尼姑，做得好好的，有一天，林姑娘到尼庵裡去看她。

也不知她們談過什麼，杏子就要還俗嫁人。林姑娘以後派人送來許多綢緞，給杏子做新衣裳，聽說，還陪了好幾件首飾。有人打聽，林姑娘為什麼這樣？杏子才說了實話。

她說，她嫁了人後，林姑娘才會和你好。反正她不做李家的媳婦，又不喜歡做尼姑，才找一個種自己田的姓郎的嫁過去。」

「這話說得漂亮，」我發脾氣說，「杏子嫁人，是爲了林姑娘，不是因爲她想找男人？」

「林姑娘和她說些什麼？送她衣料、首飾，沒有向你說？」

「沒有，我回青陽時，倒要問問她。」

我第二天就回到縣城，對於溫書，我沒有一點心情。

我在林蓮心四姨家見到她。

「真榮幸，狀元約會我。」

「林蓮心，你知道唐杏子嫁人的事吧？」

她坐下來，坐在我對面，那雙又黑又大的眼睛注視着我，「知道。你在難過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奇怪。」

「奇怪我第二次去鄉下？」

「還送了首飾。」

「你不要聽我詳細的告訴你。」

「你說吧！」我疲倦的說，我覺得這事好複雜、好煩。

「唐杏子是個好女孩。」林蓮心說。

這句話，使我發愣。

「我第一次去你家，住在你的房間裡，對不對？」不等我回答，林蓮心把話說下去：

「夜裡，我忽然想，爲什麼不去找唐杏子，和她談談，談你的事。你馬上讀大學，大學畢業，也可能放洋到外國去，也可能在大都市裡教書。如果你放洋，那一年回國，也不知道，她守到那一年。」

再說，你不放洋而教書，她是一個柳灣莊的姑娘，怎麼能適應都市裡的生活？我只是想想而已，我知道有個唐杏子，我也知道有個柳灣莊，可是，人在那裡，莊在那裡，我不知道。我正在想這些，突然聽到村上的狗叫，一直叫到窗口不停，接着有人敲窗門。」

六

「城裡來的姑娘！城裡來的姑娘！外面怯生生的聲音，低低的。」

林蓮心奇怪，是找她的。接着，明白來的人是誰。

她打開窗戶，外面很黑，月亮只是彎彎的一條邊。窗外，一道黑黑的影子，像人，也像樹。

「你是杏子？」林蓮心問。狗還圍着她叫，她不害怕，低聲說，「我是的。你姓什麼啊！」

「我姓林，名字叫林蓮心，和李文台是同學。」

唐杏子沒有說話，站了一會，狗見她沒有動靜，也不再叫了。林蓮心聽到李伯母在那邊房中說話的聲音，「狗剛才叫什麼？是不是有客人來？」但是，並沒有起來查看，因為狗已不叫，她放下心。

「你知道大陽網布莊吧，我家開的，」林蓮心接着說，「你和李文台訂了親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來有話問你。」

「你要問我什麼？」

「你來找李文台做什麼？」唐杏子的聲音一直是怯怯的，低弱的。

「他遲遲沒有上學，我很奇怪，才來看看他。我們約定好，畢業以後，一同到杭州或上海去考大學的。我來問他沒有去學校，是什麼原因，」林蓮心想到，這是一個情敵，為什麼不打败她，把她從李文台身邊攆開，就說：「我知道他家裡環境不好，如果他是沒有錢，我可以借給他。大陽網布莊，你是知道的，就是我每一年的壓歲錢，也足夠他和我讀書的費用。」

唐杏子站在窗外，林蓮心差不多看見她在發抖，是天涼還是什麼原因？

兩人默默對視，可是，誰也看不清對方的表情。

很久，唐杏子才開口說話，「我是來找你晦氣的，你一個大姑娘，怎麼可以到我婆家來，現在不了。」

唐杏子的話，是一句一句，不再像剛才那樣怯生生的，「李文台的家很窮，他本來是讀不起書的。他大哥和媽媽還有大嫂，苦巴巴的在那裡扒，讓他讀書，和蔡家爭一口氣，好苦。你願幫助他，再好不過了。這樣，這口氣爭回來了。又不要家裡太苦，又能上大學，什麼都好，我不再要找你晦氣，還謝謝你。」

「你沒有想到，有一天，李文台會——」林蓮心本來大着胆子要說，這時說不下去。

「我想到，我要和文台打退親，讓你們拜堂成親。你嫁給他，可以幫他的忙，我嫁給他，什麼忙也幫不上，還要吃他的、穿他的、用他的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你想，我要嫁別人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是就是吧，我要走了，」唐杏子的聲音有點嗚咽，「李家一家人都不錯，你好好做李家的媳婦吧！」

然後，她悄然走了，走不遠，狗又狂叫起來，像是在為唐杏子哭泣！

林蓮心為這事難過一陣子，以後，聽說杏子打退親了。她想，那個姑娘不久也可能急於嫁人，心中放寬一些。自己又東得緊緊的。她聽說，唐杏子出家做了尼姑。

她覺得，自己有大陽網布莊做後盾，也抵不住這次厲害的打擊。她把這事告訴李文台，李文台却没有大的反應，不像她聽到這事那樣的難過。

於是，她又一次單人獨馬來到青牛山下，找到柳灣莊，找到唐家，然後找到向天尼菴，找到杏子。她見到

杏子時，心中稍稍安慰一些，那一頭頭髮，還留着。

「師父不肯我剪，」唐杏子說，「她說，要等到受滿一年戒後，才把頭髮剪掉。」

「你沒有剪才好，趕快回家裡去，」林蓮心說，「回去等着李家來娶你。」

唐杏子不解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家是信佛的，供的有觀音菩薩。知道吧，我不能做這種事，把李文台搶過來，讓你做尼姑，你趕快回家，從此以後，我不和李文台來往了。要不，那是罪過，觀音菩薩不保佑，橫生倒養。」

唐杏子起疑問，「你是不幫忙李文台了？」

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」林蓮心難過的說，她這時想到在甘棠莊的那夜，唐杏子在窗外很難過，自己和那時的一樣。

「你要嫁給他，就幫忙他，不嫁他，就不幫忙他？」

「要不，我幫忙他，算那一門子事？」

「好吧，我選俗，我總會做得對，李家有益，不會有害就是了！」

「什麼有益有害？」

「你做李家媳婦才有益，我扒着做李家媳婦，不是害了人家？」她說着，長長談一口氣。

「她結婚了，」林蓮心長長嘆一口氣，「她拿這一手來給我們看，使你和我都忘記她。她在結婚之前，通知了我，要我對你好。我也不必說

了，我媽媽對這事的前前後後都很清楚，也替杏子難過，覺得她對李家真有一番孝心。她結了婚，已不再是李家的人，我就可以——唉，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了，她的心意我明白就是。所以，我媽媽才派人送去一些衣料、首飾。」

我坐在林蓮心對面，心裡比林蓮心沉重得多。可憐的杏子，出家是爲了我，和人家拜堂成親也是爲了我。我李文台，還在惱火她，該死！真該死！

「李文台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，所以，我很久沒有和你談話。我覺得，和你說一句，看你一眼，就加重一層罪過。」

「這樣說，我約你來，也是罪過了！」

「是啊！對唐杏子來說，我們都有罪。她在犧牲，而我們在檢她犧牲的果子，朝嚙吧裡塞。」

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我茫然無主，不知道怎麼辦。

「我剛才走在路上時才想到，我們應該尊重她的意思，我們就——」林蓮心詫異的望着我，「你反對？那不更使她失望？爲什麼我們不聽信她，讓她心裡喜歡？」

我忽然衝動的說，「我不打算讀大學，我要去做和尚。」

林蓮心一點也不驚訝，她說，「我們想的一樣，我也想去當尼姑。」

她的話，使我驚訝！

可是，我們沒有人做和尚，也沒有人做尼姑，我們一同去考大學。她在杭州考取一所國立大學，我沒有考取，我到上海考取一所私立大學。從此，分爲兩個學校，至於蔡仰高，他

一個大學也沒有考取，回去大庸鎮教小學，他和何妹美結婚，在鎮上新造了一幢房子。

我是半工半讀，家中負擔不重，也沒有向林蓮心借貸。我打算讀到大學畢業後，再和林蓮心談談。大二那年的秋天，有人告訴我，林蓮心在一個副教授談戀愛。

林蓮心在杭州，我在上海，我常常寫信給她，她也寫信給我。那一陣子，我的信，她覆也沒有覆，我想，可能是發生問題了。

我們有很多同學，都是來自遙遠的、偏僻的鄉村，他們差不多都訂過婚。在學校裡追上女同學，紛紛寫信回家打退親，連一些來上海讀書的有錢人家小姐，也都在打退親。一股爭取婚姻自由的浪潮，在各校展開。所以，林蓮心的變心，我最初很憤怒，末後，也覺得沒有什麼。我怎麼能妨害她的自由呢！我曾去杭州探望她，她避不見面。

我想到青牛山下的杏子，我覺得她可憐巴巴，白白的犧牲了。不過，她嫁給我，也未必會幸福。

我在寒假回去時，把林蓮心變心的事告訴家裡的人，沒有一個人相信。

「有學問的人，怎麼會變心？在鄉下，殺了頭也不會變心的。」

我忽然想到，有學問的人，點子也多一些。

天已經寒冷，開始打霜，早晨起來，屋頂、樹枝、草上一片白。

「我還得上山去砍柴。」我說，「我用的柴刀，還在吧，該鏟了？」

「不要笑死人了，大學生，還上山。」大哥獨個兒去，說什麼也不要我去。

我去。

我只好幫忙做家裡的事。回家兩三天，殺年豬開始了，殺年豬的人，都請我去吃飯，說點上海的事給他們聽。上海對於一般沒出門的人來說，已是遠到天邊。我談電車、談大公司，遊樂場、電梯、談十幾層的高樓、電影，使他們愛聽得不得了。

我也遇到蔡仰高和何妹美，現在，彼此不再勾心鬪角比什麼，大家談得好，提到以前比着讀書的事，彼此大笑起來。

大約是第四天或是第五天，我從外面回甘棠莊時，在村外遇到一個開臉的女人，長得很美，穿着藍色襖褲，倒很樸素。她站在一邊，像是讓我路，又像是要和我說話。

我們在縣城、在上海，男女聊天，握手，已很自然，在青牛山下，不相識的男女，還是不說話的。

「你是李先生？」她問。

「是的，」在鄉下，人家都稱我先生，只有長輩才喊我的名字，「你是誰啊？」

「我是杏子。」

她是杏子，我大出意外，仔細看看她，一對大眼睛，黑澄澄的，臉上——臉上不對，有傷痕。

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本想去你家，找你，談談。看見你回來，我就等在這裡。」

只是談談？不會，我想，會有什麼事吧？「你臉上是怎麼弄的？」

「我聽說——」

「到我家去談，好不好？我媽媽、大哥、大嫂，你從來沒有見過吧？」

「我不好意思去，我沒見過他們，就在這裡談談吧！」

「你聽說什麼呢？」

「聽說林小姐和你打退親了，是不是？」

青牛山下，消息傳得像城市一樣快，甚至傳到杏子的耳中來，真想不到。

「我和林蓮心根本沒有訂親，只是同學，所以，說不上是打退親。你聽說的也不錯，我們沒有訂親，現在，我和她也不來往了。你知道吧，她另外交了男朋友，在城市裡，姑娘們交男朋友，也不怎麼奇怪。」

「天！交男朋友？」

「該死。」大眼一轉，「你聽說有改嫁的沒有？」

我搖搖頭，對她這句問話，我覺得有點突如其來。我問，「誰要改嫁？」

「沒有，」杏子說，她臉紅了紅，「她不和你做朋友，你讀書用的錢，她也不幫助你了，是不是？」

青牛山下的人，都以為林蓮心在援濟我，見鬼，只有在考大學時，她借給我一筆盤費，上學繳費，還是家裡自籌的。以後，我找到一個夜間做兩小時的抄錄工作，賺的錢零花，並沒有花林蓮心的錢。那一筆盤費，我要還給林蓮心，林蓮心不要，她

說，那是我們兩人同時花的，也算不清楚花了多少。

我把這些都告訴了杏子。

「真好，」杏子臉上有了笑容，「人家有錢，你也不在乎？」

「從來不在乎。」

「我想和你說——」話斷了。

「說什麼？你說。」

「我再嫁給你，要不要？」她的話好低，低得我十分注意，才聽得清楚。她說完，頭低下去，低得差不多要碰到胸口。

一個嫁了人的女子，她要離婚，再嫁給我，我是青牛山下唯一的一個



我聽到聲音，怔怔，是林蓮心。

大學生，被人人尊稱「先生」的，娶一個離婚的女人，人家會怎麼說？說我不自重，勾引人家的女人？我看到杏子臉上的傷痕，或者，她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，被她的男人打的。

「不行的。」我說。

「我嫁過人？」

「是的。你已是人家燒鍋的。」

「我還是李家的人。」

這話好奇怪，我不懂。

「我可以替你燒飯、洗衣，做什麼都成。」她抬起頭。

我搖搖頭，這是不行的。

她滿臉是乞憐的神色，「你已經沒有林蓮心了，收留我吧！」

「這是不行的，我怎麼能拆散人家的家庭？那樣無理。」

她知道我不會做無理的事，嘆口氣，說，「好吧！」



瑞增畫

難還總愛正一番  
雨落天怕又一番  
難還總愛正一番  
雨落天怕又一番  
閒語妹怕又來二  
閒語妹怕又來二

客家歌謠

她走了，走幾步後，在抹眼淚。這時，有放牛娃跑牛回來，口中唱着：

叫一聲

乾哥哥

休動手哇哈

小奴家年輕花未開

能看不能採呀

能看不能採呀

能看不能採呀

能看不能採呀

能看不能採呀

了。杏子看到有人來，一溜烟的跑走了。

這天晚上，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來找我，人長得不錯，黑壯黑壯，穿着新藍套褂棉襖。腳上是棉鞋，也是新的。他自己說他叫鄔田豐，是否

子的男人。我很生氣的問他，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我也沒犯著你。」

「李先生，爲我燒鍋的事。」

「你燒鍋的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他和我結親後，還不肯做我燒鍋的。」鄔田豐結結巴巴的說。

「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她自己睡一個被窩籠，」鄔田豐說，他這時也有點生氣，「從沒有和我睡，也沒脫過衣服，大半時間住在她柳灣莊娘家，不回去。」

「我想到一件事，」你打過她？」

鄔田豐又慚愧起來，「她讓我打，也不還手，也不還嘴。我問她，究竟有什麼打算，她也不說。後來，我總算想通了，我是個種田的，她受屈了，想想還是嫁給你好。」

他們結了婚，但還沒有同床，杏子啊，你在想些什麼？等些什麼？指望什麼？」

「李先生，我是來求求你，求你跟她說，嫁雞隨雞。在我們青牛山下，只有結親，沒有離婚的。她已經打一次退親，如果再鬧一次，大家面子都過不去。」

「我已經跟她說過了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反正我跟她說過，」我說，「你明天去接她回去。」

鄔田豐有點發呆，他連連作揖說，「還是你們讀書人，明白事理。」

八

第二天中午，我剛把晒稻場掃好，進屋子裡洗把臉，門外有人喊，「李文台。」

我聽到聲音，怔住，是林蓮心。

「我來是負荆請罪。」見面的第一句話。

她提著大包禮物，放在桌上。

「請坐，」我說，「真想不到你會來。」

「……我是個有錢的鄉下小姐，於是，在杭州，人人都動我的腦筋。他們說好聽的給我聽，說我愛聽的給我聽。我漸漸的討厭，都市中的人，好壞好壞！」

我冷冷的看著她。

她繼續說，「在城市裡，許多人來奉承我。我後來發現，他們都有過女朋友。他們丟掉那些女朋友來奉承我，只是因爲我家裡有錢。

我發現他們這樣多毛病，一下子都不來往，把他們的大摺信都退回去。然後，回到青陽來，原來是打算在杭州過年的。我起初不明白爲什麼要回來，昨天晚上我想明白了，現在我來看你……」

她深情的望著我，似乎在問：「你也明白了吧！」

我聽到這些，不禁發傻。

這時，大哥從外面匆匆進來，瞧也不瞧林蓮心，向我說，「老二，不好了，柳灣莊出了大事，杏子——杏子——她上吊死了！」

「啊！」林蓮心驚叫。

我沒有叫，我只覺得心裡好沉重，如果我昨天答應她，如果我昨天騙她，那麼，她就不會上吊。

林蓮心十分不解，她迷惘的看著我。

我現在無法說什麼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